

綱鑑易知錄

第一函
十二冊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二四

通鑑綱目定本

東漢紀

李桓皇帝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張奐破降
匈奴

張奐以酒
酹地

綱乙未永壽元年秋南匈奴左真郁犍肩臺耆等反屬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

匈奴左真匈奴名臺耆等反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屬國都尉張奐初到職壁

壘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

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龜茲國今來降附者處之於此故以名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

率與奐共擊真犍等破降之羌豪遺去奐馬二十匹金銀渠金銀器名八枚奐以酒酹地

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部尉率好財貨為羌

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綱丙申二年秋以韓韶為羸長書邑長耳何以法書錄賢也公孫舉等聚眾至三萬人寇青兗徐州

今山東青州府兗州府江南徐州府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極難也者以韶為羸故城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界長賊聞其賢

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

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韶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俱潁川人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時人謂

之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四長

綱戊戌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

死於獄中。帝由是怒冀。

綱己亥二年秋七月。皇后梁氏崩。葬懿獻皇后于懿陵。綱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

太尉胡廣司徒韓續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書於是圍冀第。冀自殺。書伏誅。正其罪也。冀書公皆當梁氏漢之不危幸哉。目梁氏七侯三后六貴人三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

恣日積。秉政幾二十年。以私憾殺人甚眾。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生女猛。香

卒。宣更適孫壽。妻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貴人。冀因認為己女。遣客殺宣。登屋欲

入宣家。覺之。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黄門史唐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

者誰乎。衡對單超左悺。管與梁氏有隙。徐璜貝瑗願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悺入

室定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憚入宿。以防其變。瑗收憚。請帝

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閤。給給歛諸符節。送省中。使瑗

將廐騶虎賁奔羽林都候劍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

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為庶

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去聲空。百姓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棄也。不賣。謂不

五侯

以黃瓊為太尉

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特設一榻

姜肱兄弟同被而寢

用而膏之也

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散其苑囿以業窮民綱立貴人

鄧氏為皇后追廢梁后為貴人綱封宦者單超等五人單超唐衡左為列侯目世謂之五

侯綱以黃瓊為太尉目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

死徙十餘人辟汝南今河南汝南府范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今北直真定府冀州登車攬

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贓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

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聞農夫去上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尚書不

能詰綱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譚皆不至綱梁冀雖誅而姦倖充斥此豈可為之時目

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車以蒲裹輪行故安也玄纁見上卷徵之不至穉豫章今江西南昌府人貧嘗

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壁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不起蕃為太守豫章太守以禮

請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穉雖不應諸

公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見上卷赴吊常豫災一雞以酒漬恣綿一兩暴僕乾干裹

之到冢隧墓道也外以水漬縣白茅藉薦也藉以白茅取其潔也飯以雞置前酛也祭酒也畢留謁以札書姓名曰謁不見

喪主而行肱彭城今江南徐州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

夜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

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

綱監力山家二日漢桓帝

詔圖姜肱
形狀

殺李雲杜
眾

李雲露布
上書

帝欲不諱

單超為
將軍

紇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

肱不受勞。去聲以酒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卧于幽闇。以被韜面。言肱疾

畏風。工竟不得見。閔汝南。見上人安之玄孫也。苦身脩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今陝西人

隱居講授。曇潁川。見上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今陝西漢中府漢陰縣魏桓。其鄉人勸之

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

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

身不出。綱封皇后兄子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現杜眾。目

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東皆為列侯。宗族皆列校郎將。賞賜

鉅萬。侯覽上練五千匹。封高鄉。縣名。實。雲未詳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勢專歸

宦官矣。五侯。見上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朔見白馬。故城在直隸大名府滑縣西今李雲露布。露版不封

布諸親聽也上書。移副。副本三府。三公之府曰。梁冀雖恃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名家臣。搢

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帝者。帝。帝

也。春秋運斗樞曰。帝者。也。諱也。審諱於物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諱乎。帝怒。逮

見十卷雲送獄。使管霸考之。弘農。今河南河南府掾杜眾。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

第六帝愈怒。并下之獄。皆死獄中。綱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綱以陳蕃為光祿

帝愈怒。并下之獄。皆死獄中。綱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綱以陳蕃為光祿

帝愈怒。并下之獄。皆死獄中。綱冬十月。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綱以陳蕃為光祿

岱山及博尤來山裂減休責官

劉龍一錢
陳蕃諫獵
三空之尼

勳。綱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帝問侍中爰延朕何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綱辛丑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夏。以劉矩為太尉。○

五月有星孛于心。○雨。○去雷。○六月地震。綱岱山東岳及博尤來山裂。書岱山何東岳也變至

裂始。綱秋七月。減百官奉貲。特從人求物曰貲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綱九月。以劉寵為司

空。目寵嘗為會稽。今浙江太守。除煩苛。禁非法。郡中大治。被徵有五六老叟。自若邪

耶。山名在紹興府山陰縣東南山谷間出人。每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他守時吏發求

徵發。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

取求。年老遭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為

人選一大錢受之。

綱癸卯六年冬十月。上較獵廣成。苑名在河南汝州西遂至上林苑。在陝西西安府渭南縣目陳蕃上疏諫曰。安

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尼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

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耀武。騁心輿馬之觀乎。不省。

綱甲辰七年春二月。詔康去鄉侯黃瓊卒。目瓊薨。謚曰忠。四方名士會其葬者六七千

綱益。口。漢桓帝

茅容追徐

符融一見
李郭同舟

茅容殺雞
食母

孟敏墮甌
不顧

范滂論郭

然金...

人初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至是往弔進酹哀哭而

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徐孺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茅容輕騎追及為

沽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穉乃答之容還以語去聲諸人

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孺子其失人乎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郭泰曰不然孺子之為人清潔高

廉飢不可得食寺寒不可得衣去聲而為季偉字飲食此為已知季偉之賢故也所以

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

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為紹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

數千兩去聲膺唯與泰同舟而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

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寺食母餘

半度雞上聲置為之以藏食物自以草蔬與客同飯近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字猶減三牲之

具以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平聲從學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孟敏荷上聲甌

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甌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游學陳

留申屠蟠為漆工今河南開封府鄆陵縣庾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餘或出於屠沽

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眾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泰舉有道不就或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

徐穉以書
戒郭泰

黃允遺妻

仇香為蒲
亭長

陳元不罰
而化
鷹鵠不若
鸞鳳

遺左悺祠
老子

綱鑑易知錄

卷二十四

漢桓帝

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徐穉

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西不遑甯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

以為師表。濟陰今山東東平黃允以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

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妻欲為從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

聞而黜遣其妻。妻請大會宗親數聲上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陳留仇香至行純嘿。鄉

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在河南歸德府考城縣長。漢因秦法十里一亭。勸人生業。為制科令。令平弟就

學。賑恤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親到元家。為陳人

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奐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

而化。得無少鷹鵠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鵠之逐鳥雀也之志邪。香曰。以為鷹鵠不若鸞鳳。故不為也。

奐曰。枳止棘小棘叢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俸資香。使人太學。與符

融比字。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

子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邪。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

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

綱乙巳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管之苦。怙縣故城在江南祠老子。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

守藏室之史也。法明年而有親祠濯龍之書矣綱廢皇后鄧氏幽殺之。目帝多內寵。鄧氏驕忌廢

字伯陽。諡曰聃周書人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

字伯陽。諡曰聃周書人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

字伯陽。諡曰聃周書人主崇道教。始此故謹書之。

楊東三不惑

破柱取朝

登龍門

報不辱

荀爽對策

送暴室。見上十五卷第七以憂死。綱夏五月。太尉秉楊卒。以劉瑜為議郎。綱秉清白寡欲。嘗稱

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既沒。所舉賢良劉瑜乃至。拜為議郎。綱秋七月。以陳蕃為

太尉。綱九月地震。綱立貴人竇氏為皇后。綱后竇融之玄孫武女。拜武為特進。封槐

里今陝西西安府興平縣侯。綱以李膺為司隸校尉。綱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令。貪殘

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夾壁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

殺之。自此諸宦官自鞠躬屏丙氣休沐。見上十七卷第十二不敢出宮省。帝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

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頽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

登龍門云。綱以劉寬為尚書令。綱寬歷典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碎未嘗疾言遽

色。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於下。有災異。則引躬

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綱丙午。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綱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

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眾禮之中。婚禮為

首。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

福。臣竊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困窮

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

胡芳不問
皇甫規

河水清

鄉人諺
甘陵南北
郡

二郡諺
學中語

公卿旋履
到門

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綱**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見二十一卷第九**目**規欲求退。

數朔上病不見聽。會友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平客密告并兵州今山西刺史胡芳。

言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字規欲避第仕途。欲退歸第宅。避仕官之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為朝

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邪。遂無所問。**綱**夏四月。河水清。書清於桓世其為不祥也。審矣。綱目書河法清二皆亂季也。自漢桓延熹九年至高

齊五年。年近四百年。爾則千。高齊見三年一清之說。亦不足信矣。**綱**帝親祠老子于濯龍宮。書法見十卷三**綱**秋七月。殺南陽太

守成瑨。晉太原太守劉瓚。實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

免太尉蕃。書黨綱諸君子予之者取其忠。責之者議其矯激。皆一偏之論也。綱目于此有權衡矣。是故書殺書

帝為蠡吾侯。見上卷第九受學於甘陵。今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

當朝。鄉人為去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字植因師獲印周仲進。字福二家賓客互相譏

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今河南汝南府太守宗資。以范滂

為功曹。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成瑨。以岑暉字質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

府。於是二郡為之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字滂南陽宗資。字南陽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

字暉弘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成瑨。字弘農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為其冠。貴與李膺陳

蕃王暢更耕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字膺不畏彊禦。是處陳仲舉。字著天下俊

秀王叔茂。字暢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比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同躡履音從復

同監易口象
卷三十一
漢桓帝

履不著跟曳之而行言其遽也

宛今南陽府南陽縣

有富賈古

張汎

恃後宮中官

用勢縱橫

岑暉

勸璿收捕

既

而遇赦璿竟誅之

後乃奏聞

小黃門

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趙津

貪橫放恣

太原太守

劉璿亦

於赦後殺之

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寃

宦官因緣譖訴璿璿

帝大怒徵下獄

有司

承旨

奏當棄市

山陽今山東兗州府

太守

翟超

以張儉為督郵

殘暴百姓大起瑩家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

徐璜兄子宣為下邳

殺之東海今山東

太守

李嵩

女不得

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

射

殺之東海

相

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案棄市

於是宦官訴寃

帝大怒超浮並坐髡

髮鉗以鐵

輸作

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

帝不悅茂不敢復言

蕃乃獨上疏曰

今寇賊在外

四支之疾內政不理

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

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

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

子孫尚恥失其先業

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

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

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

邪劉璿成璿誠心去惡而

令伏歐刀

之刀刑人翟超黃浮奉公不撓

並蒙刑坐

昔申屠嘉召責鄧通

卷四

董宣折辱公

主

見二十

文帝從而謝之光武加以重賞

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

陛下深宜割塞近習

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

簡練清高斥黜佞邪

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

帝不

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

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

長史已下多至抵罪

平原

今山東

襄

濟南府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襄

楷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大寒。竹柏傷枯。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雪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瓚成瑨志除姦邪。而還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日者也。按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見十七卷五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現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見四卷十三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尚書奏楷違經誣上。司寇論刑。瑨瓚竟死獄中。岑暄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曰。傳左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讐。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暄竟獲免。彪嘗為新息今河南汝南縣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驗。掾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去聲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為賈。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張成者。善風角。見上卷第六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

陳蕃不肯
平著
陳寔請囚

皇甫規恥
不與黨人

李杜

劉勝自同
寒蟬

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見十卷第六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

府太尉司徒司空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

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連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屬黃門署辭連太僕杜

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

眾無所恃乃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名非人策免之時黨獄

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規陝西平涼人恥不得與預乃自上言臣前薦故

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延熹五年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請開訟之是為黨人

之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今山東

州府相行春到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見鄭玄為鄉嗇夫掌聽訟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

儒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今四川成都府告歸鄉里閉門掃軌閉其

門戶掃除轍迹示不與人交也無所干及太守王昱欲謂曰劉季陵勝字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

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寂寞無聲也此罪人也

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去聲令問同聞

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綱以竇武為城門校尉目武在位多辟名

士清身疾惡賄賂不通妻子衣食裁足而已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及白蓋與也

地裂

賈彪說實

霍武申救黨人

范滂獄辭

范滂不謝霍濟

施貧民由是眾譽歸之

綱丁未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是月晦日食綱六月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

霍武及尚書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禹

契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唯陛下留神澄省時見

理出以厭煙人鬼喁喁向人也之心書奏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

就獄訊黨人甫詰乞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范滂曰滂欲使善善同

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謂更以為黨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見二

側上二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膺等又多引宦官

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遂赦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

終身滂往候霍諝而不謝或讓責也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晉范宣子治

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於旁應對賓客滂曰是重吾禍也遂遁還初詔書下

舉鉤黨鉤引郡國所奏多至百數唯平原見上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州郡髡答掾

硯史從事坐傳舍責曰青州今山東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

綱監易知錄卷三十四漢桓帝靈帝

平原自無

海溢

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去聲。言不同也。周禮五齊者。水大木金土五者不相入也。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

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綱秋

八月。巴郡今四川重慶府言黃龍見。現綱大水海溢。冬十二月。帝崩。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

臨朝。發聲。胡氏曰。桓帝所厚者。中官所悅者。女寵唯此兩逐耳。爰延中主之對。謂帝可與為善者。亦請赦。言屢進十不納。一中常侍黃門放縱自如。安得言陳蕃任事則治也。註上二。綱

遣使迎解瀆亭侯在直隸真定府饒陽縣侯宏詣京師。目實武召侍御史河閒今直隸河閒府劉儵。問以國中

宗室之賢者。儵稱孝王河閒王開章帝子也曾孫宏開生解瀆亭侯淑武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

祿大夫持節奉迎。時年十二

李靈皇帝名宏。章帝玄孫。解瀆亭侯。養之子也。桓帝無嗣。實太后立之。在位二十二年。壽三十四歲。而崩。謚法亂而不損曰靈。是時宦官之禍流毒。縉紳忠臣義士。斷首就戮。不免召外兵以除內難。於是魑蜮雖除。而虎狼入室矣。

綱戊申。孝靈皇帝建寧元年。春正月。以實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與司徒胡廣。參

錄尚書事。解瀆亭侯宏至。入即位。二月。葬宣陵。在河南府城東北綱閏月。追尊皇祖為孝

元皇。夫人為孝元后。考為孝仁皇。尊母董氏為慎園貴人。綱夏五月朔。日食。六月。

大水。錄定策功。封實武為聞喜今山西平陽府聞喜縣侯。綱封陳蕃為高陽鄉在河南開封府許州侯。不受。綱

秋七月。太傅陳蕃大將軍實武奏誅宦者曹節等。節等殺之。遂遷太后於南宮。以明言言

陳實奏誅宦者曹節殺陳

之善武幾事不密。遂至禍。延國家誠可深惜。然綱目於二人。則書其官於宦者。則書奏誅其子之意。初不計事之成敗。而惟顧理之是否。誠以蕃武之志在於為國。而當時閹宦不去。漢治終無可為之理。不幸二人忠有餘。而謀不足。一跌不收。漢亦以亡此國。天之所廢。有非人力所能為者。書法若此。是亦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之意耳。雖欲書太傅則見上公之尊。書大將軍則見本兵之重。以將相大臣合謀協力。而不能去刀鋸之賤。非徒無益。貽患愈深。人主觀此。蓋亦謹其微哉。綱初

陳蕃同心戮力

願出臣章宣示左右
劉瑜請太后速防姦人

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勳、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其參政事。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饒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朔出詔命。有所封拜。蕃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柄。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勳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因一石顯見十七卷二。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節等。太后猶豫見九卷第十未忍。蕃上疏言。侯覽、曹節公乘複。王甫、鄭珣立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今不急誅。必生變亂。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八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劉瑜惡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蕃書。勸以速斷大計。於是武蕃以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

劉瑜勸武
蕃遂斷大
計

曹節賜使
作詔版

曹節矯制
使張奐討
曹武

巴肅自載
詣縣

金

卷二

南尹虞祈為雒陽令。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收長樂皇太后宮名尚書

鄭颯。送北寺獄。屬黃門署蕃曰。此曹也輩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令冰與尹勳雜考。辭連曹

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納奏。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

五官史朱瑀。與瑀盜發武奏。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

呼曰。陳蕃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所親共蔡普等十七人。歃血共盟。曹

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劍踊躍。趙矯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挾以白刃。使

作詔版。木簡為之。其長尺一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勳冰殺之。出颯還。兵劫太后。奪

璽綬。使颯等持節收武等。武馳入步兵營。召會北軍五校。五營也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

軍士曰。黃門常侍反。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刀突

入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實氏不道邪。王甫使劍士收

蕃。蕃拔劍叱甫。辭色愈厲。遂被執。送北寺獄。即日殺之。時張奐見上徵還。節等以奐新

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甫將千餘人出與奐合。使軍士大呼武軍曰。

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兵稍稍歸

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自殺。梟首都亭。收捕宗親賓客。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

夷其族。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見十四卷六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巴肅